

	<p style="text-align: right;">Date : 19/06/2007</p> <h2 style="text-align: center;">ISBD 统一版的发展历程</h2> <p>Elena Escolano Rodríguez Biblioteca Nacional de España, Madrid, España Presidente del Grupo de Revisión de ISBD</p> <p>Dorothy McGarry Universidad de California, Los Ángeles, USA (jubilada) Presidente del Grupo de Estudio sobre Dirección Futura de las ISBDs</p> <p>中文翻译：吴晓静（中国国家图书馆） Chinese Translation: Xiaojing WU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p>
<p>Meeting:</p>	<p>145 Cataloguing</p>
<p>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p>	<p>No</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WORL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NGRESS: 73RD IFLA GENERAL CONFERENCE AND COUNCIL</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i>19-23 August 2007, Durban, South Africa</i></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http://www.ifla.org/iv/ifla73/index.htm</p>	

ISBD 统一版的发展历程

埃琳娜·森科拉诺·罗德里格兹（西班牙国家图书馆，西班牙马德里，ISBD 评估组主席）
多萝茜·麦格瑞（加州大学，美国洛山矶，ISBD 未来方向研究组主席）

摘要

本文是对 ISBD 最新版本的介绍。新版 ISBD 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它将原来包括在各种专门 ISBD 中的全部资源类型的描述结合成为一个统一版本。同时对所有资源的著录要求进行更新，使各种资料的著录与 FRBR 模型相符。

本文将首先简要介绍 ISBD 评估组的历史背景，论述评估组认为必须进行修订的原因。然后描述统一版工作的进程及遇到的问题。很明显，有些问题并未包括在当前的统一版之内。最后将说明未来修订目标与近期更新情况。

引言

ISBD 的最初目的是为世界范围内的描述性编目做出一致的规定,帮助国家书目机构间、图书馆界和其他信息机构间书目记录的国际交换。

ISBD 规定了书目记录所包括的著录单元,这些著录单元的先后顺序,以及分隔各著录单元的标点符号。其目的在于:

- 不同来源的数据可相互交换,一个国家生产的数据能够很容易地被其他国家的图书馆目录或其它书目所接受;
- 跨越语言障碍对记录进行解释,使某一种语言的记录能够被其它语言的使用者所理解;
- 加强与其他内容标准间的互操作。

ISBD 的产生和发展既是由书目控制自动化所推动,也是编目成果共享的经济需要。尽管如此,ISBD 仍独立于任何特定的信息格式。无论是联机公共检索目录还是技术上不太先进的目录,任何目录的各种书目资源都可用 ISBD 进行书目著录。

IFLA 召开的一系列区域性国际编目规则专家会议发展了新的国际编目原则声明,原则声明认定 ISBD 为图书馆界书目记录著录部分的标准。

世界范围内 ISBD 的使用情况

30 多年来,IFLA 的 ISBD 计划产生了对各种类型的图书馆资源进行书目数据著录的标准,并通过一次或多次的修订对这些标准进行维护。到目前为止,ISBD 已被译成 25 种语言。各国编目委员会据此更新本国的编目规则,反过来又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和实践着 ISBD。为 IFLA 国际编目规则专家会议准备的各种规则实践的汇编强调了这一点¹。总的看来,各国的编目规则大体相符并与 ISBD 的规定相一致。

- 欧洲使用的编目规则有很多, AACR2 是其中之一²。第一次国际编目规则专家会议要求欧洲的编目规则制定者对他们所采用的编目规则进行比较,收到 18 份回复报告³,其中涉及 ISBD 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问题是“你们的编目规则是以 ISBD 作为著录依据吗?” 18 个回复的报告都做出了肯定的答复。第二个问题是“你们的著录规则与 ISBD 有什么不同,原因何在? 请列出不同之处”。回复为我们提供了未来需要考虑的一系列问题,多数与 ISBD 中的可选项目在他们的规则中为必备有关,其中有一些问题在本版中已经解决⁴。

- 在南美召开的国际编目规则专家会议与欧洲的会议不同。欧洲有几个制定规则的机构和不同的编目规则,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特点是依据 AACR2 或西班牙的编目规则 Reglas de catalogación。在第一次国际编目规则专家会议期间,这些规则已经进行了比较,它们是以 ISBD 为基础得到了证实⁵。

- “中东地区没有制定规则的团体,这些国家的特点是遵循英美编目规则”⁶。

- 从亚洲国际编目规则专家会议的报告我们得知“中国、日本、韩国有制定编目规则的历史...许多亚洲国家依据英美编目规则或有一套基于 AACR2 的规则”⁷。因此他们认为他们的规则是基于并符合 ISBD,或者干脆没有本地化的著录标准”⁸。

虽然现在我们还不知道非洲国际编目规则专家会议的结果,但我们已经可以说 ISBD 是

世界范围内广泛认可的书目著录的标准。

国际编目规则专家系列会议提出了许多未来要考虑的建议，对 ISBD 评估组的工作有很大帮助。评估组将考虑不同的语言和文字的识别、出版物的“文化”模式等建议，这些建议将有助于 ISBD 的改进与解释。

ISBD 的历史与发展⁹

为了理解统一版的原因，我们将概述 ISBD 的历史与发展，并给出引导我们开发 ISBD 统一版的考虑因素。

ISBD 的概念可以追溯到 1969 年，国际图联编目委员会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一次国际编目专家会议。ISBD 的主要目的是，并继续是为书目信息共享提供一致性。ISBD 是国际图联推进全球书目控制计划的主要工作。

ISBD 家族中第一个出版的是 1971 年的普通图书国际标准书目著录，即 ISBD(M)，经修订于 1974 年出版“第一标准版”。随后，其他各种类型资源的著录标准相继出版：用于连续出版物的 ISBD(S) 1974 年出版；用于测绘制图资料的 ISBD(CM) 和非书资料的 ISBD(NBM) 1977 年出版；用于古籍的 ISBD(A) 和印刷乐谱的 ISBD(PM) 1980 年出版；用于计算机文件的 ISBD(CF) 1990 年出版。在此过程中，由于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制订一个各种 ISBD 都应遵守的总体框架，所以于 1977 年出版了国际标准书目著录总则 ISBD(G)，以保证各种 ISBD 之间的协调统一。针对论文级别的出版物，1988 年发行了用各种 ISBD 著录析出文献的指南。IFLA 官方网站上发布了 ISBD 的各种版本；任何情况下，至少各种 ISBD 的最新版可通过 HTML 或 PDF 格式免费获取¹⁰。

ISBD 系列的新版或修订版发布时间表和程序：

1977 年 8 月，IFLA 世界大会在布鲁塞尔召开。编目部常设委员会做出关于 ISBD 计划的重要决定。所有 ISBD 文本的生命期固定为 5 年，5 年后应对所有文本或特定文本进行修订。此外，还可根据使用中的变化及新型图书馆资料的出现进行修订。例如出版用于著录电子资源的 ISBD，以及最近出版的用于著录连续出版物与其他连续性资源的 ISBD。ISBD(CR) 的修订是为与 ISSN 和 AACR2 一致所采取的行动。

程序是所有标准化工作的基本要素，通过一系列为人所共知并遵守的步骤，文本成为新的或修订后的标准。ISBD 也不例外。在 1989 年 IFLA 大会上，编目部通过了一个时间表，确定了开发或发布新的或修订的 ISBD 系列标准的程序。由于电子环境加速了评估进程，2002 年该程序被更新。

ISBD 的开发或修订基本上包括五个阶段：

- **创建草稿** 在此阶段，要成立一个由编目专家组成的工作组，必要时其成员也可包括来自 IFLA 内外的格式专家。
- **世界评估** 一旦草稿完成，就面向全世界接受审查和评议。草稿在国际图联的网站 IFLANET 上发布，随即在 IFLA-L 和其他相关的电子邮件组发出通知。一般来说，评估时间需要两个月，对于全新的文本，还要增加一个月的评估时间。
- **定稿** 所有的意见都要充分考虑。在此基础上，编辑根据评估组的决定对草稿进行修改。

在这个阶段，特别注意的是正文和附录中各种语言的样例，并制作索引。最终文本形成以后，ISBD 评估组全体成员要对文本进行仔细检查。

- **投票** 新的或者修订的 ISBD 最终文本提交编目组常设委员会及其他合作部门。投票只有两个选择：批准或不批准。
- **出版** 一般来说，投票结果是获得批准，那么该文本就列入出版计划。现在，所有情况下文本都是以电子形式发布。

虽然有些 ISBD 的制定或修改是为了适应特殊需要，但有两次全面修订计划却影响到整个 ISBD 家族。

第一次全面评估

根据前文提到的 1977 年大会所做的决定，开始了第一次全面评估。1981 年，ISBD 评估委员会成立，并于当年 8 月举行首次会议。该委员会为第一次全面评估制定了三个主要目标：

- (1) 协调各种规定，使之趋向一致；
- (2) 改进样例；
- (3) 使得条款更适用于非罗马字符文献的编目。

此外，还有两个特定目的：

- (1) 评估等号的用法（因为它在书目著录中的运用一直有争议）；
- (2) ISBD(NBM)（非书资料）中不再包括机读资料。

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ISBD 重新出了一系列“修订版”。

- 专著出版物标准 ISBD(M)1978 年修订，1987 年再次修订，
- 测绘制图资料 ISBD(CM)1987 年修订，
- 非书资料 ISBD(NBM)1987 年修订，
- 连续出版物 ISBD(S)1988 年修订，
- 印刷乐谱 ISBD(PM)1989 年修订，
- 总则 ISBD(G)1992 年修订，
- 此外，1990 年为计算机文件制订 ISBD(CF)，由于技术的迅速发展，很快于 1997 年被电子资源 ISBD(ER)所取代。

第二次全面评估与当前的活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国际图联编目委员会与其他委员会合作，成立了书目记录功能要求研究组(Study Group on the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ibliographical Records)。研究组履行其职责“向各国的国家书目机构推荐创建记录的基本功能级别和基本数据要求”，在此期间大多数 ISBD 的修订工作暂时停止。该决定导致鉴定“简化 ISBD(M)”内容这一计划的最终放弃，因为寄希望于 FRBR 研究成果能提供这种有效的基线。1998 年，FRBR 研究组的最终报告出版¹¹，评估组重新组建起来，对 ISBD 进行全面评估。评估的目的在于实现 FRBR 推荐的基本级国家书目记录要求，并保证 ISBD 条款和 FRBR 数据要求的一致性。

ISBD 号召国家书目机构“制作包含相关 ISBD 中列出并适用于在编文献的所有必备元素的权威性著录”。为了促进这一原则的执行，ISBD 规定适当时可对非必备元素进行“选用”，

而对于有时需要，有时可选用的元素“有条件使用”。所以，第二次全面评估的主要任务就是仔细核查目前 ISBD 中的必备元素，以保证不要将 FRBR 中的必备元素作为可选择的元素。

另一项重要任务是考虑 ISBD 中的术语与 FRBR 中的概念“作品”、“内容表达”、“载体表现”和“单件”的适应性，以决定是否采用这些概念取代 ISBD 中的“出版物(publication)”或“文献(item)”。评估组认为有必要阐明 ISBD 与 FRBR 模型之间的关系。在尝试着将二者统一起来的过程中，评估组遇到了困难。主要是因为 FRBR 的术语是根据实体-关系模型定义的，其表达比起 ISBD 来说更为抽象。尽管 FRBR 模型中定义的实体是基于构成 ISBD 著录的元素¹²，但这种关系非常复杂，不是简单的术语的替换就能说明的。Patrick Le Boeuf 在法兰克福国际编目规则专家会议上的论文“美好的 FRBR 新世界”¹³中指出：“FRBR 的术语不应只是出现在 ISBD 和编目规则中，它们应保留自己的特定概念，并提供准确的定义，说明每一个特定概念与 FRBR 术语间的关系”。评估组采纳了该建议，决定开发一个表格，详细说明 ISBD 中的各元素与 FRBR 模型中的相应实体、属性或关系之间的对应关系，以表明 ISBD 与 FRBR 是协调的。ICABS (IFLA-CDNL 书目标准联盟)任命 Tom Delsey 研究二者之间的映射。研究成果名为“ISBD 元素与 FRBR 实体属性和关系的映射”，于 2004 年 7 月 9 日获得编目部常设委员会的批准¹⁴。

然而 ISBD 评估组决定对一些术语进行改变，这开始于最近修订的 ISBD(G)。其中之一是用“资源(resource)”的概念取代了“文献(item)”或“出版物(publication)”。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 ISBD 中的“文献(item)”与 FRBR 中的“单件(item)”含义不同而易于混淆。

ISBD(G)、ISBD(M)和 ISBD(CR)通过了修订程序并已出版。ISBD(ER)提交编目常设委员会并获批准。ISBD(CM)通过全世界范围的评估继续进行修订，但因为 ISBD 统一版工作的开始而并未提交给编目常设委员会。ISBD(A)于 2006 年通过了世界各地的评估。

ISBD 统一版的原因

2002 年，评估组设立了一个 ISBD 连续出版物研究组，负责人是 Françoise Bourdon。由于规则中的某些条款自相矛盾或模棱两可，导致对于第 6 项丛编信息与相关的第 7 项附注之间的混乱。研究组考虑 AACR2 和 ISSN 指南的相关规则，追求如下三个目标：

- 澄清第 6 项丛编信息的目的及其与 ISBD(CR)第一项和 ISSN 的关系：识别或转录；
- 核实所有的 ISBD 中第 6 项的信息源与 ISBD(CR)第一项和 ISSN 的信息源是否一致；
- 提议适用于所有 ISBD 第 6 项的共同措辞。

评估组同意在所有的 ISBD 中，第 6 项主要是用于在编资源的数据转录，考虑到出版实践中的多样性和国家书目机构间对这种信息的实际处理，明显的印刷错误没有必要加以更正。

另一方面，评估组致力于提供一个具有多种形式的出版物（例如，一部电子书或连续出版的地图）如何用 ISBD 进行书目著录的指南。以一种以上物理媒体形式出版的文献越来越多，这类出版物对书目控制提出了挑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评估组任命了一个资料标识研究组 (MDSG)，由 Lynne Howarth 负责，致力于三个方面的研究：

- 多种 ISBD 规则的使用和多种一般资料标识(GMD)的使用；
- 处理多种格式元素的顺序；

- 对于多版本文献应制作的书目记录数

评估组在 2003 年的柏林会议上讨论了这些问题，并且得出结论：ISBD 应该促进国家级书目机构和国家图书馆对于以多种形式出现的著作分别做书目记录。这样做将便于书目记录的交换，它是 ISBD 的一个基本目标。其他图书馆可根据需要选择做一条记录的方法。

2003 年，法兰克福国际编目专家会议(IME ICC)第 5 工作组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了有用的建议。资料标识研究组 (MDSG) 负责考虑根据这些建议，制订出各种难题和问题的概要。资料标识研究组下一步的工作首先讨论两个问题：

- 一般资料标识 (GMD) 的位置
- GMD 与第 3、第 5 和第 7 项的鉴别、解释及内容和术语的定义。

研究的进展很快表明，关于术语和专门用语的工作需要与 ISBD 未来发展方向研究组的工作并行和互补。ISBD 未来方向研究组也成立于 2003 年，它先是协调了 ISBD 的文本，后来又制订出 ISBD 统一版。资料标识研究组决定，随着经协调的 ISBD 文本各著录项的完成，将检查和评估目前已经审定通过的各种 ISBD 中正在使用的术语，并推荐在提议的 ISBD 统一版的一般资料标识(GMD)和第 3、第 5、第 7 项中采用这些内容和术语。

随后，资料标识研究组 (MDSG) 将注意力转向与书目记录中一般文献类型标识的位置相关的问题。研究组一致认为，对于书目使用者来说，一般资料标识(GMD)具有类似于“预警装置”一样重要的价值。ISBD 评估组在 2005 年 8 月 18 奥斯陆会议上批准了资料标识研究组经慎重考虑提出的如下声明：“考虑到目前一般资料标识(GMD)的随意性、术语，以及位置/布置等方面存在的困难，... 资料标识研究组提议创造一个单独的、唯一的、高层的成分（不是 ISBD 中编号的著录项），一个“内容/载体”或“内容/媒介”标识，这一标识是书目记录中的必备元素，而不是象现在的一般资料标识(GMD)一样仅供选择使用。”“资料标识研究组强调这个成分是独立于系统显示而存在的，也就是说，不同系统都可根据系统提供商或用户机构的决定显示‘内容/载体’或‘内容/媒介’标识这个记录成分。”

该唯一成分与其内容说明的产生将有助于集中第 3 项（即真正唯一/例外的资料）、第 5 项和第 7 项的某些内容。这样一来，每个著录单元内的术语将非常准确和清楚，从而解决相关著录项目间信息重叠交叉的问题。决定放置标识内容/载体或者内容/媒介的唯一位置后，研究组致力于研究 GMD 和第 3、第 5、第 7 著录项中应当包含哪些信息。资料标识研究组与 ISBD 未来方向研究组密切合作，同时也与修订英美编目规则联合指导委员会保持联系，在适当时与 RDA 的编者 Tom Delsey 进行磋商。

连续出版物研究组指出了 ISBD 条文之间的矛盾，评估组从建立之初就承担着保持各项规定之间的协调并增强其一致性的任务。如前所述，保持 ISBD 生命期的修订过程落后于出版物类型的发展对于新的研究和规则变化的要求。于是，评估组决定考虑将所有 ISBD 合并为一个文件的可能性。

ISBD 未来方向研究组

现在，用于各专门类型的 ISBD 有 7 种，此外还有一个总则。它们都曾经不同次数的修订出版，但新版本中对所有 ISBD 都有影响的变化却无法在旧的文本中体现出来。例如，

根据 FRBR 的要求，ISBD 中的某些数据元素应为必备，但尽管适用于所有 ISBD，却只体现在 2002 年出版的 ISBD(M)和 ISBD(CR)以及 2004 年出版的 ISBD(G)。

此外，具有一种以上形式特征的出版物需要采用不同的 ISBD 进行著录，而不同 ISBD 之间又存在着矛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03 年评估组在柏林会议上决定成立由 Dorothy McGarry 负责的 ISBD 未来方向研究组。研究组认定将各种 ISBD 进行合并切实可行，并受命于评估组承担起准备最后文本的工作。由于各专门规则的评估和统一版本的起草两项工作难于并驾齐驱，所以除 ISBD(A)外，正在进行的所有 ISBD 修订工作均予暂停。

研究组工作的目标和原则如下：

目标：

- 准备一个基于各种专门 ISBD 的统一的最新的 ISBD，以满足编目员和书目信息用户的需求。
- 对各种类型资源的著录制订出尽可能一致的规定，对于特殊类型的资源按不同需要提供特殊的规定。

原则：

- ISBD 的首要目的就是为全世界的描述性编目提供一致性的约束，以帮助在全世界图书馆和信息机构（包括出版者和制作者）之间实现书目记录的国际交换。
- 适应不同级别的编目工作，包括国家级书目机构、国家书目、大学以及其他研究机构的需要。
- 著录单元的识别与著录信息源选择的说明。
- 关注的焦点应为一系列的信息单元，而不是它们在特定自动化系统中的显示和应用。
- 编目实践中的成本效率是制定这些规则的重要因素。

ISBD 统一版的工作计划和时间表如下：

首先，德国国家图书馆根据各种专门的 ISBD 准备了一个合并的文本，它将各著录项目集中在一起，用不同的颜色标记出自哪一种 ISBD。在此基础上，研究组成员进行重新组织，确定不同文献类型的 ISBD 中各著录项目元素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处。

将 7 种 ISBD 文本进行合并的工作以及在法兰克福召开的两次会议均得到了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书目标准联盟(ICABS)的资助，也得到了来自于 IFLA 专业委员会提供的项目资金。

ISBD 评估组需要考虑一些基本问题和建议，这个阶段已于 2005 年底完成。在得到统一版的草案文本之前，这一时间表已经修改过四次。

其次，研究组为 2006 年 4 月在德国国家图书馆召开的会议准备一个文本，要考虑评估组成员的反馈意见。这次会议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文本，在 2006 年 6 月底到 9 月期间向全世界征求意见。ISBD 未来方向研究组根据反馈的意见对这个文本进行修改。2006 年底，研究组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召开了一次为期 4 天的会议，对所有意见进行分析，将得到一致认可的部分进行合并，搁置尚有争议的问题以待下一步解决。一般来说，可能引起重大变化的建议留待第一次修订时考虑。常设委员会关于 ISBD(ER)的投票和 ISBD(CM)与 ISBD(A)的评估是用于更新已经出版的各种 ISBD 的文本。2007 年 1 月 16 日，修改后的文本被研究组发送给 ISBD 评估组全体成员进行仔细思考和评论，要求 2 月 15 日前做出答复。文本得到评

估组的认可。根据收到的建议，“最终”版本被送交编目部常设委员会，3月底前已投票通过。在2006年首尔会议上，常设委员会决定用统一版取代专门的ISBD。

在这个计划开始之初，关于各著录项目已经初步达成一致，此外还有如下要点：

- 结构应有变化，新的结构中用于各种资源的普遍规则在前，随后是用于特殊类型资源的例外或附加规则。
- 现有的标准要适应新的结构，各项规则间的顺序要有相应调整，以体现出文本的逻辑性和一致性。
- 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措辞的概括与匹配，还要进行其他的一些改动。同时还要考虑在已修订过的ISBD中那些必备性、限制性及选择性的规定。
- 一般文献类型标识应该从正题名后移到其他位置；（注：由于将根据MDSG的建议进行改变，现在一般文献类型标识的内容和位置尚保持原状）
- 此后还会有进一步的变动。

根据未来方向研究组的第四项原则，关注的焦点应为一系列的信息单元，而不是它们的显示，为了寻求与其他系统或显示格式之间的互操作，标点符号的使用有所改动。研究组认识到标点符号在先前的版本以及今后的ISBD中对不同语言和文字进行描述的重要性。然而，也意识到其他的元数据系统、检索的需要、与其他计划和显示格式的互操作，决定对标点符号的使用进行一些细微的修改。现在，一个著录项目以句点结束，而其后续著录项目以句点开始，则标点符号可以重复使用。而且，如果一个著录项目中的不同数据单元均为编目员所提供，则应分别置于不同的方括号内。

定义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我们在表述同一件事情使用的将是同一个特定的术语。因此定义被集中在术语表中。

主要变化包括：

- 第3项将限于测绘制图资料的数学数据、音乐格式信息及连续出版物的编号。电子资源类型省略第3项。
- 第6项中，ISSN如可获取，应作为所有资料著录的必备元素。
- 一般来说，样例仅用于对相关规则进行说明。完整样例将作为附件单独出版，而不是包含在ISBD的正文之中。

在世界范围的评估中，收到了数百份独立的评论，它们来自两个国际组织（国际音乐图书馆学会和第四次IFLA国际编目规则专家会议第四工作组）、14个其他组织或机构和11位个人，涉及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克罗地亚、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俄罗斯、斯洛文尼亚、瑞典、美国、英国等15个国家。某些评论之间意见相左。例如，有的评论认可前文所述的句点重复问题，有的则不同意；有的认可草案中的定义，有的则接受选用中的定义。研究组决定接受大部分能达成一致的意见。

其他的评论包括：

- 根据某些建议，“非书资料”的概念被删除，因为测绘资料、乐谱、电子资源等也是“非书资料”，保留此概念会引起误解。
- 有建议以“集成性资源”代替“更新的散页”，研究组决定仍采用原来的术语。
- 有人建议不再使用缩写，有人坚持继续使用，研究组决定本版中继续使用缩写。

- 研究组将第四项“出版发行项”更名为“出版、生产、发行等项”。有建议提出仍用“出版、发行等项”，但研究组大部分成员选择新的名称，尤其是对于多种类型资源编目来说更应如此。
- “s.l.”和“s.n.”是拉丁文的缩写，有人认为应该在英文的 ISBD 中应该采用英文缩写，但研究组认为“s.l.”和“s.n.”的表示法更能体现 ISBD 的国际性。
- 有些评论与 ISBD 不太相关。
- 某团体称在省略号后不要加上“et al.”，只用省略号就可以了。研究组认为两种方法的含义不同，决定继续使用“et al.”。
- 有一些评论提及交替题名的标点符号没有专门说明，但由于不同编目机构采用的做法各异，研究组未能选出哪一种做法最为恰当。
- 有一些评论建议如果在编文献为连续性资源，其正题名在信息源上首先出现的是缩写形式，则应该像其他类型的资源一样，将连续性资源的正题名改为缩略语而不是完全的形式。研究组决定在与 ISSN 网络和 AACR 方面进行磋商之前不能做出这样的改动，因为这是在修订 ISBD(CR)时已经决定了的。
- 有一些评论建议除了测绘资源、标记乐谱与连续出版物的编号外，电子资源应恢复著录第 3 项。研究组曾对此进行了充分讨论，认为没有必要恢复，可将原来第 3 项中的信息著录在附注内。
- 关于标记乐谱不著录第 3 项的建议，必须与音乐界讨论后才能决定。
- “正文前书页”是否包括“封面”的建议。评估组多数成员鉴于在他们国家的应用情况倾向于不包括。
- 有建议称第 5 项中的范围元素应更趋一致，但与测绘资料和标记乐谱相关领域进行磋商，他们的意见却希望保持原样。

研究组决定某些建议留待以后再仔细考虑。这些建议包括：

- 可否使不同类型资源的信息源的规定更趋一致？
- ISBD 应该扩展到包括尚未出版的资源吗？
- 进一步更新涉及视听资源、录音录像资料和静像、移动图像的规则。
- 有必要重新审视有关连续出版物的重大变化的规定，这是第 4 次国际编目规则专家会议的重要成果。
- 主丛编的编号是否应与分丛编的题名和编号一起著录在第 6 项，而不是将主丛编的编号著录在第 7 项？
- 为什么一个系列的所有出版物都要著录第 6 项？
- 词汇表中还应该增加哪些定义，有哪些定义需要修改？
- 非字母、非数字的符号如何进行统一的字符编码。例如，应考虑版权符号“cop.”的使用。
- 音乐的表演团体、表演者等应作为责任说明还是应著录在附注中。
- 电子资源是否新版本需要进一步考虑。
- 某些建议反对在第 4 项著录出版家的完整地址，如果需要应记录在附注中。
- 第 5 项中应增加适用于远程访问的电子资源的条文。
- 由于近期没有修订 ISBD(NBM)和 ISBD(PM)，相关条文应予改进。
- 有建议称不再采用“常规尺寸”的用法，任何资源不能排斥著录尺寸（如缩微平片、磁带等的“常规尺寸”）。
- 应对照 FRBR 重新考虑附注的顺序。

绝大多数关系到 GMD 和 SMD 的意见都会在一般资料标识研究组的最终报告中得到解决。

评估组并不奢望文本能够解决目前在编目过程中出现的所有问题，但意在成为著录各种已出版资源的权威性文本，并使具有一种以上特点的资源易于编目，它还将推动和促进 ISBD 的更新工作与协调一致的发展。

首尔会议期间，评估组决定 ISBD 统一版采取两种出版方式，一是在编目部的 IFLANET 网站上出版可供远程检索的电子版形式，二是活页型的印刷出版物。这是修改评估程序的结果，可使未来的变化更为便捷，避免由于经济原因使得一些图书馆继续采用先前的版本而不是最新的版本。活页出版形式便于日常调节、定期更新，也是现有编目机构经济实惠的选择。此外还易于跟进最新的译本。

面向未来

今天，由于电子环境的影响，出版模式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对电子资源进行控制与检索的元数据也越来越受到关注。由于绝大多数元数据计划中将定义 ISBD 中已经存在的数据元素，ISBD 面临着对这些计划的内容和使用产生影响的新机遇。另一方面，除了要考虑新的书目环境外，并非所有现行编目实践中的规则都像从前那样行之有效。因此，IFLA 有必要继续保持 ISBD 统一版适应当前的要求，并与国家书目机构、各国或多国编目委员会合作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修订进程将继续：

1. 根据资料类型研究组的成果做出新的修改；
2. 由于 ISBD(PM)和 ISBD(NBM)最近没有修订，相关的规则进一步予以核查；
3. 进一步考虑世界各地对统一版反馈的其他意见和建议；
4. 进一步考虑历届国际编目规则专家会议的建议。

此外，研究组认为样例对于 ISBD 的理解和应用甚为重要。评估组成立专门的研究组准备样例作为 ISBD 的附录出版，该研究组由 William Garrison 和 Jaesun Lee 负责。

预计 ISBD 的首次修订版将于两年内出版。

关于 ISBD 的最新进展将在 ISBD 评估组的网站发布，网址为：

<http://www.ifla.org/VII/s13/isbd-rg.htm>.

向如下工作组成员表示谢意。他们修订了专业版 ISBD，但是没有能够在修订后出版这些专业版：

ISBD(A)研究组成员（2006 年修订）

Gunilla Jonsson (Chair), National Library of Sweden

Gerd-Josef Bötte, 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

Elisabeth Coulouma, Agence bibliographique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ABES),
France

Mauro Guerrini, Università di Firenze, Italy
Sirkka Havu, National Library of Finland
Dorothy McGar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SA (Retired)
Simon May, British Library
Elizabeth Robinson, Library of Congress, USA
Maria Enrica Vadalà, Biblioteca Umanistica,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Firenze
Ruth Weiss, 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
Mirna Willer, National and University Library, Croatia

ISBD(CM)工作组成员(截止到 2004 年 6 月):

Göran Bäärnhielm (Chair), The Royal Library—National Library of Sweden
Theo Bauer, Bavarian State Library, München, Germany
Francis Herbert,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London, UK
Mary Larsgaa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USA
Olivier Loiseaux,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Elizabeth Mangan, Library of Congress, USA (Retired)
Dorothy McGar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SA (Retired)
Mira Miletic Drder, National and University Library, Croatia
Velma Parker,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参加 ISBD(ER)工作的 ISBD 评估组成员(截止到 2004 年 2 月):

Françoise Bourdon,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John D. Byrum, Jr. (Chair), Library of Congress, USA
Elena Escolano Rodríguez, Biblioteca Nacional, Spain
William Garrison, Syracuse University, USA
Renate Gömpel, Die Deutsche Nationalbibliothek, Germany
Mauro Guerrini, Università di Firenze, Italy
Ton Heijligers (Corresponding member),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Lynne C. Howarth,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
Philippe-Corentin Le Pape, SICD des universités de Toulouse, France
Cristina Magliano, ICCU-Rome, Italy
Dorothy McGar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SA (Retired)
Eeva Murtomaa, Helsinki University Library, Finland
Glenn Patton, OCLC 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 USA

ISBD 未来方向研究组准备的 ISBD 统一版提交 ISBD 评估组通过。ISBD 未来方向组的成员有(截止到 2006 年 11 月):

Françoise Bourdon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Elena Escolano Rodríguez	Biblioteca Nacional, Spain
Renate Gömpel	Deutsche Nationalbibliothek, Germany
Lynne C. Howarth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

Agnès Manneheut (from August 2005)	Agence bibliographique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France
Dorothy McGarry (Chai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SA (Retired)
Eeva Murtomaa	National Library of Finland
Mirna Willer	National and University Library, Zagreb, Croatia
John Hostage (Consultant, from August 2006)	Harvard University

参考文献

1. http://www.d-nb.de/standardisierung/afs/imeicc_index.htm
http://www.d-nb.de/news/pdf/code_comp_2003_europe_2.pdf and
http://www.loc.gov/loc/ifla/imeicc/source/code-comparisons_final-summary.pdf
2. Tillet, B. IME ICC: Report of the 1st Meeting, Frankfurt, Germany, July 28-30, 2003: . Regarding the ISBD, it was acknowledged as a great achievement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for descriptive cataloguing that requires the transcription of identifying information from the item at hand to create the standardized areas of description and ISBD goes on to state the basic elements to include in such descriptions, the order of those elements, and the prescribed punctuation, so the resulting records are understandable worldwide, regardless of language or script.
Available at http://www.d-nb.de/standardisierung/pdf/ime_icc_report_berlin.pdf
3. AACR2; Regeln für die alphabetische Katalogisierung - RAK (Austria, Germany); Rakovodstvo za azbučni katalozi na knigi (Bulgaria); Pravilnik i prirucnik za izradbu abecednih kataloga - PPIAK (Croatia); Anglo-americká katalogizacní pravidla (Czech republic); Katalogiseringsregler og bibliografisk standard for danske biblioteker (Denmark); Suomalaiset luettelointisäännöt (Finland); AFNOR Cataloguing Rules (France), List of AFNOR Cataloguing Rules; Magyar Szabvány 3423, 3440, 3424 and Konyvtári Szabályzat (Hungary); Regole italiane di catalogazione per autori - RICA (Italy); Kompiuterinių bibliografinių ir autoritetinių įrašų sudarymo metodika (Lithuania); Pravilnik i prirucnik za izradu abecednih kataloga - PPIAK (Macedonia); Regels voor de titelbeschrijving (Netherlands); Russian Cataloguing Rules (Russia); Pravilnik i prirucnik za izradu abecednih kataloga - PPIAK (Slovenia); Reglas de catalogación (Spain); Katalogiseringsregler för svenska bibliotek (Sweden); AACR2 compliant cataloguing code (Vatican Library)
4. Results of rule comparisons, ISBD paper
http://www.d-nb.de/standardisierung/pdf/code_comp_2003_europe_2.pdf
5. Tillet, B. Report of IME ICC2 Meeting, August 17-18, 2004 Buenos Aires, Argentina
http://www.loc.gov/loc/ifla/imeicc/source/IMEICC2-report_IFLA-BA_2004.pdf

6. Tillet, B.B. Report on the IME ICC3 Meeting, Dec 12-14, 2005 Cairo, Egypt.
http://www.loc.gov/loc/ifla/imeicc/pdf/Report-IMEICC3_brief.pdf

7. Jaesun Lee. Report on the IME ICC4 Meeting, August 16-18, 2006 Seoul, Korea
http://www.nl.go.kr/icc/paper/report_1.pdf

8. Ben Gu, Chinese Cataloguing Rules and International Cataloguing Principles: a report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Specific reports on China cataloguing codes said it “was based mainly on ISBDs and AACR2,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without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concept of main entry”

http://www.nl.go.kr/icc/paper/22_1.pdf

Haruki Nagata. Nippon (Japanese) Cataloguing Rules and International Cataloguing Principle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Nippon (Japanese) Cataloguing Rules “is consistent with ISBD. When contradictory with the past NCR rules, an alternative article is supplied to conform to ISBD”

<http://www.nl.go.kr/icc/down/060919.pdf>

Soo Kim. The Present and Future of KCR.: “Korean Cataloging Rules, published in 1981 accepted the principles prescribed in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 and adopted the cataloging method, which completes records only with description. ... KCR3, the fourth edition of “Korean Cataloging Rules (KCR4) was released in 2003, and basically employed the description system of KCR3 with an addition of diversity in bibliographic features of multiform media including publications but without specific prescriptions for the selection and form of headings.

<http://www.nl.go.kr/icc/paper/KCR-kim.pdf>

Others: Nepal and Sri Lanka reports recognize that AACR2 is used in almost all libraries. The report on Indonesian Cataloguing Rules did not address the issue. The Cambodia representative reported that given the situation of libraries in that country “Information covering adoption of descriptive standards is not readily available. Adherence to descriptive standards such as ACR2R is limited to a very small number of libraries and there are no locally developed descriptive standards, except possibly within individual libraries. Another factor that affects descriptive cataloguing in Cambodia is the lack of local publishing standards....”

<http://www.nl.go.kr/icc/down/060906.pdf> ; <http://www.nl.go.kr/icc/down/060811.pdf> ;

<http://www.nl.go.kr/icc/paper/Cataloguing%20in%20Cambodia.pdf>

9. For a more detailed introduction to the ISBDs, see: Byrum, John, “The birth and re-birth of the ISBDs: process and procedures for creating and revising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s”, 66th IFLA Council and General Conference, Jerusalem, Israel, 2000. Available at <http://www.ifla.org/IV/ifla66/papers/118-164e.htm>

10. <http://www.ifla.org/VI/3/nd1/isbdlist.htm>

11.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ibliographic Records - Final Report , available at <http://www.ifla.org/VII/s13/frbr/frbr.htm>

12.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ibliographic Records - Final Report: “The principal sources used in the analysis included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s (ISBDs), the

Guidelines for Authority and Reference Entries (GARE), the Guidelines for Subject Authority and Reference Entries (GSARE), and the UNIMARC Manual.”

“2.2 Scope: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 bibliographic record is defined as the aggregate of data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entities described in library catalogues and national bibliographies. Included in that aggregate of data are descriptive data elements such as those defined in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s (ISBDs);...”

13. Le Boeuf, Patrick. Brave new FRBR world. In: IFLA Cataloguing Principles: steps towards an International Cataloguing Code: report from the 1st IFLA Meeting of Experts on an International Cataloguing Code, Frankfurt, 2003. – München: K.G. Saur, 2004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d-nb.de/standardisierung/pdf/papers_leboeuf.pdf

14. The “Mapping” document is available on IFLA’s Web site:

<http://www.ifla.org/VII/s13/pubs/ISBD-FRBR-mappingFinal.pdf>

中文翻译：吴晓静（中国国家图书馆）

Chinese Translation: Xiaojing WU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